

哲学的玄幻

□朱朝霞

著名心理学家武志红看到马丁·布伯的《我与你》时,激动不已,读书笔记做了整整一本,虽然是一本艰涩的哲学书,因为武志红在专栏里的一再推荐,这本书几度卖脱销。

那这本书究竟讲了点什么呢?作者马丁·布伯1878年出生在犹太家庭,他的祖父是犹太著名学者,所以布伯从小学会了多国语言,20世纪30年代,犹太人在国际上十分不受待见,许多犹太人都遭到迫害。布伯是犹太人,他曾积极参与犹太复国运动。照片上的布伯长着满脸的络腮胡子,消瘦的身形、眼神矍铄,仿佛永远有话没说完。《我与你》的字数不多,但内容越看越丰富。每一句话都抽象,用读小说的状态来看的话会精神崩溃,仿佛理科生用思维发散的功力去写作文,文科生用想象力去做数学,每一句都需凝神,要仔细揣摩才能明白一点点。是觉得自己可能明白了。每一章通篇读完再前后连贯,仿佛又没那么复杂。看完一小节,觉得讲得挺有道理的同时,感慨为什么要用抽象的理念去分析原本很稀松平常的事,但又不得不承认,这样的分析,对特定的人或特定的时刻有某种特定的作用。

晚上下班在车里听到一首歌,张震岳的《小字》,“总有些惊奇的际遇,比方说我遇见你,你那双温柔剔透的眼睛,出现在我梦里,我的爱就像一片云,在你的天空无处停。”对于书里提到的观点忽然有了点感触。布伯认为,人和世界的关系分为“我和它”及“我和你”两种,什么意思呢?“我和它”是一种利用关系,我是中心,其他一切都围绕“我”展开,对方只是被利用的载体。“我和你”是一种真正的关系,就像歌里唱的那样,人与人的相遇,最初的那一刻最纯粹,是以真我和他人交往的社会关系。布伯对于这个“我和你”的解释,都有些文艺气质了,书里面说,凡真实的人生皆是相遇。只要付出真心,一切关系都能达到相遇的境界。什么才属于真实的人生?从原始世界完全走出来,通过进入联系,慢慢发展出来的个体,脱离以自我为中心的假象,向世界敞开怀抱、平和地接纳一切的状态,才真实。

看上去简单的话,乍一看真是不明白,慢慢读下去,沉入布伯的语境,才会理解他讲的都是浅显的道理,也会发现自身在生活里的误区。比如关于情感,布伯指出形而上意味的爱,心而上意味的爱当然夹带着情感,但情感并不就是爱;情感夹在爱里面,方式有很多,情感是“被引发”的,爱则主动发生。情感靠人活着,人却靠爱活着。爱绝非只有“我”而把“你”变成“内容”,变成对象;爱在“我”和“你”之间。读完了这段,人们会意只到,那些体验到的情感、感受到的情感、由衷流露的情感原来并非都是爱。

还有一点分析得很精辟的,关于“恋物”,布伯说有些人留恋物的世界,惬意地感受和使用,盖一座理念的配楼,加一个理念的高层,虚无来袭时正好有藏身、歇息之地。杜撰到了最华丽的程度,就是恋物,喜欢杜撰到了最崇高的程度,恐怕就是负担。读完会心一笑,这些言语虽然诞生在一百多年前,但无一不是当下的映照。

书中类似于这样的,对人心的点拨随处可见,不禁拍案叫绝。之前看很多心理学的书都感觉读不下去,有了这本《我与你》的基础,忽然就通透了许多,也明白了为什么哲学对于人的心理有帮助。因为这本《我与你》会让浮躁的人心变得宁静和被理解,人只要被理解就会变得柔软与温暖,它也不会让你束缚自己的想法,也不会说不要放纵你的欲望、不要自私什么的,而是面对真实、拥抱真实。让你重视自己的存在,重视自己之所以成为自己,不能忽视其他的组成。

想到在另一本书上读到的一句话,大概的意思是,“你”是独一无二的,如果你卡住了,你的这种表达就会失去,整个世界于你而言毫无意义,所以,保持通道的开放才是你最重要的事。什么是通道的开放呢?布伯认为人和世界上各种人与事发生关系的方式,真正决定了一个人的价值。

人们喜欢说作家都是神经病,诗人都是疯子。其实不然,假如遇上了哲学家或是心理学家,专注度与拆解的劲头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。完全进入的时候,有种不知身在何处之感,跟读科幻的感觉有得一拼。

464

在中国历史上,元代作为一个王朝,是异质性最强的,或者说是异族性最强的,甚至可说是野蛮性最强的。作为“征服王朝”,如北魏、金、清,其统治集团的汉化程度都极深,而蒙元(还可加上辽)的统治集团则大抵是排斥汉化的。

倪瓚的山水画,在中国美术史上,甚至在中国文化史上,代表了一种最文雅的风格。

可是,最文雅的倪瓚,却是出现在最野蛮的元朝!

倪瓚若是出现在宋代,该是最顺理成章的吧。那么,或者说,元四家,尤其是倪

瓚,代表了宋代高雅文化在江南的延续和遗存。最野蛮的政治,毕竟还是容纳了最高雅的文化。

465

照一般人的印象,自然科学是客观的,人文科学达不到客观的标准。这个区分是习惯性的,想当然的,并不确当。

我以为,真正的区别在于:事实层面的问题是有确定答案的,即属于客观性的;价值层面的问题是难有确定答案的,即带有主观性的。在事实层面,方法是中立的、实证的,我们理应追求客观,而且也确实可以追求客观,纵不能至,亦足以近之——人文科学也

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九一



新书快递

秦制两千年: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

湛旭彬著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力作,选取了16个历史横断面,着重探讨在每一个封建王朝的盛世背后,百姓生活的历史真相。作者直指封建王朝的核心理念“外儒内法”,将秦制帝国纷繁复杂的历史常态化、规律化,探索帝国运转的内在理路,揭示其绵延长达两千余年的奥秘;深入每一个截点,解读信史文献,用严密的逻辑揭开王朝治世的面纱,也颠覆了世人许多想当然的认知。这些历史横断面关联起来再现了两千年来秦制从萌芽到成熟,再到进化的全过程,为读者提供了另一种审视王朝兴衰的视角。

流俗地

黎紫书著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本书以马来西亚锡都、被居民喊作“楼上楼”的小社会拉开序幕,讲述其中市井小民的俗务俗事,迂回曲折的情节仿佛召唤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小事。不同族群关于各自民族的身份认同与情感交融,每一种悲凉的生存底色中都高昂着人性的倔强,每一个个体的浮沉都渗透着作者对历史饱含关怀的回望、对

现实政治有距离的观望、对海外华人民族身份的复杂情结。

小姐姐

黄咏梅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本书是青年作家黄咏梅的短篇小说集,她以细腻的笔触,描绘了都市中各种人物的日常生活,有头脑空空而渐趋觉醒的主妇,有孤独又清高的中年白领,也有失去孩子相依相伴的朋友,他们在小说中吃饭、喝茶、养花、游泳,甚至于杀价,将各自的人生悲欢隐藏在生活种种之后,一如我们的人生。

夏日脚踏

李渝著

九州出版社

十三则短篇,底色为苦难,浮现的却是河与黄昏。李渝笔下的暮色降落,是骚动将至的预告;江水流转,是历史与记忆的即将重现。种种血泪伤痛,她用艺术史学者的目光,化喧哗为萧索,呈现出清淡悠远的画面。串联起无数幅画面的,则是李渝以小说家身份提出的“多重渡引”技巧。视角延长、时空切换,故事辗转而来;那些历经苦难的脸孔亦随之变换,是军官、间谍,也是画师、歌唱家,并在纷乱流离中,寻求救赎的可能。

反读书记(一六一)

□胡文辉

是如此。我们无法摆脱主观的,只是在价值层面——自然科学也是如此。

466

我们每个人,都是先欠了无数的债,父母的债、亲朋好友的债、全社会的债,甚至大自然的债,才能开始这一生的。

我们是以自己的幼小生命作为抵押,借来了债,而这些债,我们需要还给新的幼小生命。我们欠了过去的,但要还给未来。所以,生儿育女并不是投资,而是还贷。生命就是通过这样的预支与偿还,使自身不断地延续着。

有种通俗的说法:儿女是父母前世的债。不!儿女是父母今生的债。

男人世界中的女人——读《铁梨花》

□汤凯燕

冲着严歌苓大名读《铁梨花》,事实上这本书是萧马与严歌苓父女合作,大概故事创意来自萧马,而语言风格很严歌苓。比如开场,干渴的土地上,尘烟弥漫中,饥肠辘辘难民围观下,一顶鲜红的轿子华丽升起。年轻俊俏的陪轿人,流血倔强的新娘。这场景,导演不用改写,可以直接拍摄,严歌苓的文字有画面感,气氛色彩全都渲染到位。

严歌苓大多数女性主角美丽、温润、脆弱、敏感,而铁梨花是锋利的胭脂刀,铁血女,烈性马。即使面对权势滔天又凶残诡诈的赵旅长,她始终不肯屈服,隐忍周旋,众目睽睽下逃出赵家。这时她身怀有孕,生出孽种后,试图溺死,却在最后一瞬心软,隐姓埋名,抚养孩子长大。

凤儿改名铁梨花,成为盗墓人的女首领,严歌苓并不愿展开这一段传奇,她的本意仍是男女,将女性放置在男人的世界里。无论这男人是丈夫、情人或儿子,女人再强悍,一生也只是深陷其中。

铁梨花金盆洗手,隐于乡间。赵旅长从此未出现,但她始终未逃离他的掌心。这个男人,能包容桀骜的女人,说:“她有情有义,我敬重她。”这男人,明知女人不爱他,却毫不在意,他喜欢占有。这男人用一个假古董瞒骗世间所有人,也毁了铁梨花平凡生活的梦想。也是这男人的权势与财富的诱惑,使铁梨花失去了憨厚老实的儿子牛旦,令他色令智昏,杀了自己最亲密的兄弟。

铁梨花另有两个男人,一个是年少初恋柳天赐,学识渊博、清洁干净。另一个是张副官,英俊潇洒、深情款款。两人都为她一生未娶。铁梨花对柳天赐有情,她主动靠拢,即便后来柳天赐成了瞎子。铁梨花自觉盗墓贼身份肮脏,柳天赐内心纯净,是暗夜的阳光,她需要。但一个男人没有权势与力量,只能承受命运拨弄,无法将铁梨花拔出淤泥。另一位张副官,铁梨花是感动的,他执着如此,默默关心她、帮助她。然而最后铁梨花发现真相。真相是,男人不是女人,男人不为情而生。这一切到铁梨花儿子牛旦那边真真切切揭露出来。

铁梨花问儿子:“你是为凤儿杀人的吗?你只曾告诉妈。妈是过来人。你见栓儿和凤儿进了洞房,心里可煎熬,是吧?”

“是煎熬……”

“为了把凤儿夺过来,你才起的杀心?”

“可那煎熬……也就两袋烟的事儿。”

这一问一答,是男人思维与女人思维的对立。铁梨花一心一意以为为儿子因感情妒杀兄弟,却不知感情在男人心里只是一个小小的位置,远比过地位、财势、前途的吸引力。

女人可以为爱私奔,男人呢?柳天赐能放弃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学堂和学生吗?若非铁梨花的才干,张副官岂会死死纠缠不放?铁梨花不愧为铁梨花,多年前她要溺死襁褓中的儿子,因不忍又救回来,那时候儿子是无辜的。多年后,她亲手活埋了儿子。她是有绝望,对男人,即使一手养大,狼还是狼,本质是不变的。

那只贯穿始终的磁枕,美丽精致,多少人趋之若鹜,被铁梨花摔碎,从此无需争夺。感情就是这样,貌似珍贵,掉在地上,碎成渣渣,便一文不名。铁梨花的故事结束了,离了男人,女人的故事也终结了。